



古人“鸡娃”那些事儿

教育苏轼两兄弟 爸妈都给力

□洛报融媒记者 杨文静

《三字经》里的“鸡娃”牛人，前面说过孟母、窦燕山，今天来说苏老泉：“苏老泉，二十七。始发奋，读书籍。”苏老泉即苏洵，他发奋读书后带动儿子苏轼、苏辙一并成才，成为史上大名鼎鼎的“三苏”。实际上，苏轼、苏辙成才更离不开母亲程夫人的言传身教。就连苏洵大器晚成，也是多亏程夫人的勉励与支持。

苏洵大器晚成而成“父师”

如果弄一个十大噩梦排行榜，背书考试这一类肯定榜上有名。很多人做过这种噩梦，比如苏轼。

公元1097年，苏轼被贬到儋（音同单）州（在今海南），才到不久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儿时的自己正在玩耍，忽然“父师检责惊走书”！完了，老爸检查作业，作业还没完成，梦中的他“起坐有如挂钓鱼”，惶惶不安。苏轼已是花甲老人，居然还会做这样的梦，可见苏洵当年教育儿子相当严格。

苏洵本人可没受过这种“待遇”，他自己写的：“始予少年时，父母俱存，兄弟妻子备具，终日嬉游，不知有死生之悲。”“终日嬉游”没人管？还真没！

苏轼的爷爷苏序有仨儿子，苏澹、苏涣“皆以文学举进士”，唯独小儿子苏洵不爱学习，“年已壮犹不知书”。亲戚邻居都看不下去，怪苏序不管孩子，可他就是“纵而不问”，毫无“鸡娃”的想法，有人问他为何如此，他笑而不答。

现在看来，苏序有大智慧，有的娃打鸡血管用，有的不管用，苏洵应属于后者，得等他自己醒悟。

苏序“轻财好施”，把家中钱财都拿去周济穷人，导致自家“极贫”，多亏他给苏洵安排了一门好亲事，不然苏洵后来带儿子们进京赶考都得愁盘缠。

苏洵19岁时娶了18岁的程氏——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。程家富有，苏家极贫，程夫人“孝恭勤俭”，族人称贤。正如苏序耐心地等儿子大器晚成，程夫人也耐心地等丈夫浪子回头，幸运的是，他们都等到了这一天！

公元1035年，27岁的苏洵忽然开窍了，他想发奋读书，又担心自己不去赚钱谁来养活一家老小？程夫人马上回应：“我等你这话等很久了！你若有志于此，就把全家人生活的担子交给我吧！”

苏洵从此专心苦读，这才成了苏轼梦中严厉的“父师”。

程夫人言传身教为子启蒙

程夫人说到做到，她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，凑本钱做起丝绸生意，没几年就让苏家脱贫致富。

苏洵毫无后顾之忧，“谢其素所往来少年，闭户读书为文辞”。接连科举落榜后，他改变赛道，又花五六年“大究六经百家之说”，终于做到“下笔顷刻千言”，成为大儒。

其间，苏轼、苏辙先后出生，苏洵忙着读书，宦游，考科举，程夫人不仅赚钱养家，还致力于儿子们的启蒙教育，“轼、辙之幼也，夫人亲教之”。

程夫人爱读书，常告诫儿子们，读书不能只为出名，而要学古人追求正道。苏轼10岁时，程夫人给他读东汉史，读到《范滂（音同兵）传》，小苏轼深受触动，他问母亲：“我长大了想做范滂这样的人，您允许吗？”程夫人答道：“你如果能成为范滂，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？”

程夫人教子，不仅传授书本知识，还抓住生活中的各种有利时机言传身教。苏轼在《记先夫人不残鸟雀》一文中写道，他少年时，书房前的庭院花木丛生，吸引鸟雀筑巢。程夫人嘱咐家人不许捉鸟。数年间，群鸟安心在此繁衍，就连平时难得一见的桐花凤，也竟有四五百只聚集于此，丝毫不怕人。乡亲们觉得奇怪，苏轼认为这不外乎是因为一家人诚心、友善地对待鸟雀。

村野老人说：“鸟将巢筑得离人太远，它们的孩子就有被蛇鼠之类吃掉的忧患；人不杀鸟，鸟就自愿接近人，以避灾患。”少年苏轼意识到，鸟雀平时不敢接近人的原因，是人的作为比蛇鼠之类更为残暴，忽然就理解了“苛政猛于虎”的含义。

苏轼还有一文《记先夫人不发宿藏》，说他家住在眉山纱縠（音同胡）行时，婢女发现地埋有一瓮，挖出来或许能发财，程夫人却让人将瓮重新埋好。后来苏轼在外做官，住处有一株古柳，他见雪后古柳下有一块地不积雪，疑是古人藏丹药处，想挖出来。妻子王弗说：“如果母亲在，必不会挖。”苏轼“愧而止”。他后来在《前赤壁赋》中写道：“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”程夫人的影响可见一斑。

公元1056年，“三苏”离开眉山，前往东京汴梁（今开封）应试，途经西京洛阳，苏轼写下《一斛珠·洛城春晚》。次年，苏轼、苏辙同科进士及第。正当他们沉浸在喜悦中时，却收到程夫人在家病逝的噩耗。10年后，父亲苏洵去世时，兄弟俩哭着拜托司马光为母亲补作墓志铭。回头看苏轼、苏辙的成才路，苏洵的教育自然不可或缺，但从原生家庭的角度看，童年时期母亲的影响要大得多。司马光在墓志铭中称赞程夫人：“勉夫教子，底于光大。”



范滂别母

□洛报融媒记者 杨文静

程夫人读《范滂传》时“慨然太息”，想必是为范滂别母的一幕而感动；年幼的苏轼也受到触动，说将来愿做范滂那样的人。

范滂是东汉汝南征羌（在今漯河）人，刚正不阿，疾恶如仇。《后汉书》中说，当时冀州饥荒，盗贼群起，范滂被任命为清诏使，到冀州调查情况。出发时，他登上马车，挽住马缰，慷慨激昂，大有澄清天下吏治的壮志。听说范滂要来，冀州的贪官纷纷离职逃跑。后人以“揽辔澄清”表示在乱世有革新政治、安定天下的抱负，亦作“揽辔登车”“揽辔中原”。

后来，范滂目睹世道艰难，知道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，于是弃官还乡，但终未逃过“党锢之祸”。

党锢之祸是东汉时期宦官集团压制打击政敌的事件。公元166年，河南尹李膺捕杀教子杀人的张成。张成乃宦官党羽，宦官遂派人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，结党“诽讪朝廷”。李膺、范滂等200多名“党人”被捕，后虽获释，但终身不许做官。

公元169年，汉灵帝在宦官挟持下，收捕李膺、杜密等百余人下狱处死。公元176年，汉灵帝又在宦官挟制下缉捕“党人”的门生故吏等，范滂名列其中。

督邮吴导奉诏逮捕范滂。到了范滂的家乡，他抱着诏书，趴在旅店的床上大哭。范滂知道是为己而来，便自往投案。汝南县令郭揖大惊，拉着范滂要一起逃亡：“天下这么大，你怎么能在这里？”范滂不肯：“我死了这祸就过去了，怎么能连累你，让你年迈的母亲流离失所？”

母亲来与范滂诀别，范滂满怀歉意：“有仲博（弟弟）孝敬您就够了，我随先父赴黄泉，生者、死者各得其所。只愿母亲大人割舍恩情，不要因我而增添悲伤。”范母深明大义：“你现在能够与李膺、杜密齐名，死亦何恨！有这么好的名声，又希望长寿，二者怎能兼得？”言外之意，母亲支持你舍生取义！

得到母亲的理解与支持，范滂义无反顾，最终死于狱中，时年33岁。